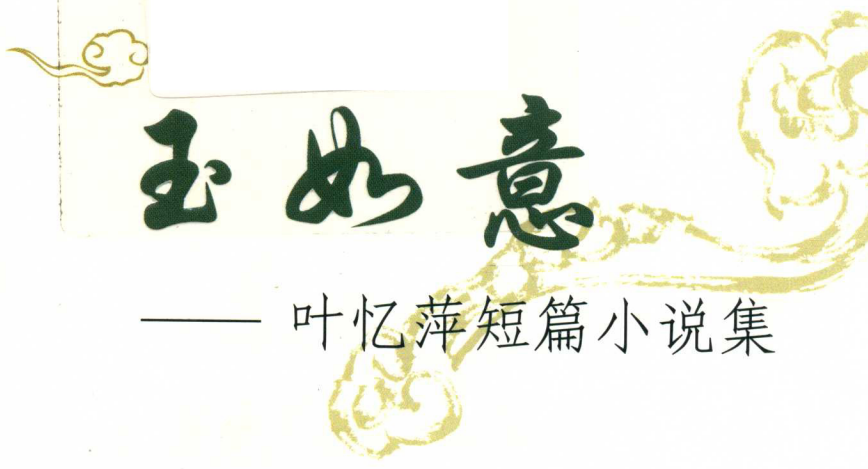


叶忆萍 著



玉如意

—— 叶忆萍短篇小说集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叶忆萍 著

玉如意

—— 叶忆萍短篇小说集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玉如意: 叶忆萍短篇小说集/叶忆萍著. —上海: 上海大学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5671-2440-0

I. ①玉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0710号

责任编辑 傅玉芳

技术编辑 金鑫

装帧设计 柯国富

书名 玉如意——叶忆萍短篇小说集
著者 叶忆萍

出版发行 上海大学出版社
社址 上海市上大路99号
邮政编码 200444
网址 www.press.shu.edu.cn
发行热线 021-66135112
出版人 郭纯生

印刷 江苏德埔印务有限公司
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
开本 889×1194 1/32
印张 6.75
字数 175千
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
印次 2016年7月第1次
书号 ISBN 978-7-5671-2440-0/I·374
定价 30.00元

前言

这部短篇小说集是我的处女作。关于我本人，就像我在小说《永远的玫瑰》中写到的那个“艾丽”一样，是个年过五十、却始终不忘少女时代曾经做过“作家梦”的妇女。

《荣光的影》是我写的第一篇小说，写得顺手。那几年我回上海时，住在虹口区我的母亲家，偶尔也会陪母亲去地铁站旁的医院看病。我母亲住的大楼和地铁站旁的医院、市场、商店就成了这篇小说的背景了。

三十多年前，我去浙江南浔时，遇到过一个乡下小姑娘。她对我说，她最大的愿望是做个城里人，这句话给“天生为上海人”的我很大的冲击，这个记忆给了我写《险道》的灵感，主人公兄妹的出生地也就设在江浙一带的水乡了。

《欲海》的篇幅较长，故事以追踪七年前发生的杀人事件的凶手而展开的。

《幽灵杀人案》写的是在一个极端的“阴盛阳衰”的家庭中发生的案件。它是在我参加日本旅行团去土耳其旅行时构思的。在十五天的旅程中，我和丈夫与一对同团、同年代的夫妇建立了较亲密的关系。入住卡帕多奇亚的洞穴酒店的那个夜晚，我们四人在星空下的平台上喝酒至醉时，对方那对夫妇间发生了口角。那位妻子可谓威风堂堂，而

那位丈夫则先是仗着酒力回敬了她几句，最后败下阵来，对我们笑笑并自嘲道：“我是恐妻家。”他的妻子仍然穷追不舍地说：“现在世界上有名的政治家和运动员都称自己是恐妻家的，恐妻家成了绅士的代名词了。你也配？”——她丈夫的窘态令卡帕多奇亚的星空失色。我把夫妇俩的关于“恐妻家”的对话写进了小说中。

《永远的玫瑰》中写的是四个交谊三十多年的中年妇女间发生的死亡事件。

《复仇旅行》中写到的上海与东京这两个大都市，都是我熟悉的地方。因为我出生在上海、现居于东京；河口湖近于东京，我每年至少会去一次。小说中写到的为合法居留日本而费尽心机的种种所为，也是我周围的华人间所发生过的真实故事。

记得那年去澳门时，我曾在葡京酒店的赌场里看人赌博，从傍晚一直看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才回房睡觉。小说《山茶花》开头的部分便是我记忆中葡京酒店的赌场和客房的场景。去年春天，我去重庆周围的山区，再坐游轮沿长江而下。在神农溪换乘小船时，遇到了一位土家族女导游，这位善唱山歌的少妇，把船头的座位特意留给了我，我心生感谢。船近终点时，她开始出售土家族山歌的CD，我这才知道她留位给我的真实意图，心里暗暗佩服她的伶俐与机敏。我买回来的CD中录有《山茶花》这一曲，小说中的叫“茶油”的人物有那位女导游的影子。这篇小说以倒叙的手法写了犯罪者的两次逃亡经历，时、空的跨度较大，将它收录于一万六千字的短篇小说里，确实是很费了些脑筋。

《妻子的逆袭》所写的故事纯属虚构。但对小说中出现的人物群体，我有一种亲近感，因为我本人就是在1979年进入大学的。

《玉如意》是把“嫁女择婿”的市民题材加以戏剧化而写成的小说。我出生在上海城隍庙近处的老城区，直到出国才离开那里。想到在上海时的往事时，小说中出现的老卫、郭大嫂们的身影便会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所以这篇小说写得很轻松，可谓是一气呵成的。

听友人洪先生说，他激怒于儿子夫妇结婚六年却不愿生孩子之事，最近他向儿子发了“不想生孩子没关系，把我给你们住的房子还给我”的最后通牒。洪先生发了通牒后，其结果如何？我不得而知。但此事给了我试尝以现代都市家庭为题材而创作的想法，于是写下了小说《脸》。我对这篇小说中出现的每个人物都怀着“爱”与“情”来写，似乎写的就是我的亲友、邻人、相识人群中的某个人。

本书问世，首先得感谢我的大学同学、本书编辑傅玉芳女士。记得前年夏天，我从东京回上海探亲时，我对傅玉芳女士谈起了我的写作愿望，她说：“先写一篇小说让我看看。”回东京后，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写了收录于本集的十篇短篇小说，在这期间我一直得到她的关注和鼓励。

2016年5月20日于东京

目 录

荣光的影.....	1
险道.....	17
欲海.....	34
幽灵杀人案.....	61
永远的玫瑰.....	83
复仇旅行.....	103
山茶花.....	126
妻子的逆袭.....	152
玉如意.....	174
脸.....	191

荣光的影

美芳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，年轻时是个美人，肌肤如脂，顾盼流光。25岁嫁得一个平头整脸的汽车司机。本来两人小日子过得平常安泰，谁知到了90年代，经济发展的大波浩浩荡荡地叩击上海，在美芳看来好像每个人都在忙乎着奔向发财之路。就说那隔壁景老头吧，在华山路摆了一个卖头饰、耳挂儿的摊位，专骗小姑娘们的零花钱，前几天竟然买了新房搬走了！再说说丈夫的师兄老秃吧，有胆量辞职下海，筹钱买了辆旧车拉货，才两年就挣下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运输公司。耳闻目睹这一切，美芳如火焚心，向安守本业的丈夫进言道：

“向师兄学习，混出个人样来！”见丈夫充耳不闻，美芳只能叹息，进而抱怨。丈夫烦了，狠狠地甩了她几个耳光。美芳捧着脸哭了一夜，个把个月不敢吱声。如此几番，她丈夫便像是找到了对付她唠叨的剧药，隔几个星期打她一次，让她眼角嘴边添上些青紫色。

美芳在职的小工厂倒闭了，在家闲着，饭桌上更见寒酸。终于熬到了儿子学校毕业，有了工作。美芳昂然离婚，挺胸离开了家。那年她48岁，她相信老天给她美貌是为了让她嫁一个富裕的丈夫。

在互联网上认识了几个半老男人，遇上过两三个骗子，却不见半个

富男的影子。有好心人介绍她去了K农贸市场当校秤员。她每天搭头班车去飘着生腥臭的市场，耳闻小贩们带着土味的各色方言。靠微薄收入维生的她便渐渐地觉得嫁人致富的希望渺茫。

美芳不知道股票市场有这么一句名言：绝望来自热狂，希望滋生于绝望。想必婚姻市场也与其类似。在一个秋深风寒的早晨，一个男人来到美芳面前，他手里拎了一只K市场最大的大闸蟹让美芳校秤。男人的双眼并不看秤上的标刻，只是忽闪忽闪地瞅美芳。

终于，他用手点点美芳手旁的一团毛线织物说：“给你老公打的？看上去很暖和呢。”美芳想，这男人已经连续买了一个星期大闸蟹，校了七天秤了。于是她俯首抿嘴一笑，道：“给我儿子织的围巾。我要是有老公还会在这腐臭的市场里讨饭吃吗？”

男人面露悦色，点头赞同。美芳道：“看你每天只买一个蟹，是不是吝啬得连老婆都舍不得让她吃呀？”

“有老婆陪着喝酒吃蟹？我哪有这样的福分！我呀，光棍一条！”

就这样两人用极简练的语言交换了各自的婚姻情报，彼此心领神会。

不久，美芳辞了职。K市场里传着她和男人同居在城隍庙附近的高级住宅区的流言。

“那老头是台湾人，开有几家饭店——他不是常来市场采样买蟹吗？”豆腐摊大嫂说。

卖蔬菜的浦东老太则另有高见：“豆腐嫂你差了，现在不流行台胞、外籍啦，美芳能看上的就是东北矿老板啦！你见过没有？他们用一人高的拖箱装钱，拖到上海干啥来啦？买房子！”

大家认为浦东老太的说法比较可靠，而且卖蟹人说那男人操着东北口音。

在大家快要谈腻美芳的故事时，美芳男人的真实身份被朝阳医院的结账员给证实了，男人不是台胞也不是矿业主，他无名无职，是朝阳

医院院长李达军的叔叔。

二

朝阳医院与K农贸市场大约有步行十分钟的距离，地处四岔路口又临近地铁站。这本是一家街道医院，五年前停业几个月、内装外修一番后，再开业时，院长、医生上上下下地换了新人，据说是因为街道医院亏损而卖给了东北某私营医疗机构。院长李达军四十有余，正当华年，操着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，说话举动爽朗得如快晴的秋空，行医待人又温和周密得如三月的细雨。——这样称赞李院长的是K地区的居民。

朝阳医院开业五年日益昌盛，特别是李院长主刀的消化道外科，更是让医学界都刮目相看。李院长的名声如落石河中的水纹波及邻近省市，人们慕名驱车前来，朝阳医院不得不置地新建停车场。

居民们指着建设中的停车场说：“赚了大钱，发了大财了。这年头医药费贵啊！”理智的人就比较客观地道：“生病花钱，能找到李院长这样的医生也不冤枉了。”

受居民爱戴的李院长来沪创业落户，携一妻一儿。在医院近处的高层大楼置了两套房，一套夫妇自居，另一套给儿子备下的结婚用房。

李院长有一个贤惠的妻子，行为举止自然得像空气一般，没有感染他人的时装风采，也不发豪语警言让人风传。三个月前，李院长家来了一位六十岁上下的男客，李夫人打扫了空关的房间让客人住下，天天买新鲜的荤素招待他。

有一天，大楼管理员见李夫人拎了瓶白酒回来，探问道：“噢，不知道李院长还能喝白酒啊？”

“他不会喝，我家叔叔喝几口的。”

大楼里住着一位朝阳医院的护士，她向管理员透露：男人是院长

的叔叔，新近死了老婆，又没有孩子，就从东北老家投奔侄子来了。

院长家叔侄长得一无像处，院长是气宇浩然、壮如泰山；叔叔呢，像一条被拧干了水的破抹布，真不忍心去说他有多瘦。

那叔叔不与邻人说话，只是偶尔见他在小区花园的墙角下与野猫子讲人话，问猫晚上住哪里了、午饭又吃啥了。管理员是个多情善感的人，见此情景叹道：寄人篱下的人哟，虽然吃喝不愁，心里总归是寂寞的吧！

过了旧历年，管理员再也没见到过那叔叔，问院长，院长答道：“搬出去外面住了。他呀，乡下人，喜欢热闹的地方，在城隍庙一带租房住。”

果然，在城隍庙附近工作的大楼居民说，看见李院长的叔叔在城隍庙古董街溜达，脸上也红润了许多。

三

李院长的叔叔有女人相伴，出入于城隍庙古董、首饰店，享受着天伦之乐。被大楼里的人撞见了，就在电梯里把此事渲染一番，添加些尖酸的评论。

这事传入李夫人耳中，她想她还真不知道这叔叔的来历呢。她对丈夫的感情不是恩爱而是信奉。院长的母亲选她为媳是因为她才貌平平、性情温良，认定她能相夫教子而不会让婚姻节外生枝。李夫人对自己能配得如此郎君也是心满意足的。

李夫人做事行动全听丈夫的，她从不问理由因果，招待叔叔的事情也是如此。但有一点是李夫人深信不疑的：自从这叔叔来家后，丈夫变得沉默了，他开始服用安眠药。她觉得这几个月来家里的气氛就像梅雨季节，不是暴热酷暑，却是温湿阴毒，滋生着霉菌。

儿子住大学念书，夫妇俩用完了清淡的晚餐，夫人洗碗，丈夫在厅的另一端用报纸遮住了半边脸胡思乱想。

夫人好像是下了决心似的，她咽了口唾沫，轻轻地说道：“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，你叔叔好像和女人同居着呢……”

丈夫依然沉默着。她不敢再说下去了，便偷眼向丈夫望了望，只见丈夫涨红了脸，把手使劲地去绞报纸，报纸被拧得嗦嗦地畏作一团。

听丈夫叫了一声，脸呈痛苦状，右手僵直着，夫人忙问“怎么啦？”

李达军做了深呼吸，他知道因为用力过度手指神经失去了控制，几分钟后痛感消失，手指又恢复如常。他打起精神，伸张一下手脚，没有向夫人望一眼便起身走进了卧室。

因为失眠，这几个月李达军和夫人分室而卧。进卧室随手关了门后，李达军成了一头野兽，他一拳击于墙壁，对着壁灯压低嗓门吼道：“他娘的！古董，女人！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了？摇钱树？金矿？什么叔叔哟！吸血鬼！垃圾！恶鬼……我见到你就恶心……发抖……”

李达军颤抖着，掩面而泣。他听着自己的悲声，觉得自己变成了一粒小虫子，被玩弄于魔鬼的股掌中。

呜咽了一会，他心里轻松了许多，五官也变得格外清澄。他仰视窗外，见有寒星闪烁，窗台上妻子插在长颈瓶里那支梅花，吐着似有若无的香气。到底是上海，人们心急早早地迎春意入门来。要是在北方，二月份还是银装素裹呢！

“我有多少年没回北方了？二十多年了吧。妈妈把我送到南方，让我发誓再也别回家乡。——因为我惹了祸事，此事只有三人知道：我，妈妈，还有就是那个自称是我叔叔的韩有发。”李达军心里想着。

四

李达军用手背擦了泪，在写字桌前坐下。黄色的台灯光洒落于桌面，柔和似水，令他想起他的初恋姑娘的肌肤，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。

他铺上白纸，任笔去记忆那风雪之夜发生的事情：

我出生在东北的军营里，父亲是军官。

1987年1月，我在军医大学读四年级。那天下午风吹小雪，远处可见山峦重叠，我偷驾了父亲的越野车去会我的初恋姑娘。那天她送了我一条她织的红白相间的围巾，含情默默地把围巾套在我的脖子上，我就势拥抱了她。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享受的一次男女之爱。傍晚时分驱车回家，天已黑了，雪下得大而紧。我想绕小道抄近路回家，却不料道窄路滑，我一头撞上了路边的一棵大树。我停车去看我的车有没有撞坏，心想这次真会惹恼了父亲。令我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是，车的前轮和树间竟然夹着个女孩，她的头上流着血。我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只能放声地哭；用头撞树干，来惩罚自己。我定一定神，用手去摸女孩的颈脖子，忽见女孩瞪圆了眼，惨白的脸面上挂着几束黑发，黑发上沾着血污，就像是鬼故事中描述的僵尸一样。我害怕极了，慌忙中拉下自己的围巾盖住了女孩的脸。

“她死了？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只见那个中年男人在我身后探头相问，我抽泣着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男人用手挑开围巾细细查看女孩的样子，叹口气又摇了摇头。

“我是开出租车的，路过这里。以为你的车熄火了，想着能不能帮上忙，——让我撞上了麻烦事。”

“要我帮你呢，还是你自己来解决？你是六神无主了吧？”男人围着越野车走了一圈，又上车试着发动车子，“这车结实，没故障。你把她抱到后座，我开车。”

现在想来，这男人在市侩生活中磨炼得精干而决断，他载我到了一座坟山，迅速地取出车上备用铁锹，深深地挖了个坑，示意我将女孩放入其中。雪花落在新土上无声地消失了，

我又哭了，但见周围错落地立有几块破碎墓碑。男人拍一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年轻人，人死了不能复活，你不能毁了自己的前途，不能让父母伤心、失望啊！把今天的事情忘了吧。”

他把我送到我的家附近，告诉我他叫韩有发；他要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和我妈妈的电话号码。

我妈至今没有向我提起过此事，我相信我妈和韩有发达成了交易。大学毕业时我妈想方设法让我去了南方的医院就业，又为我择妻完婚。我接受这一切，我还能反抗吗？

我的梦中无数次地出现过那一条红白相间的围巾，我所爱的姑娘为我编织的，它被埋在荒坟中，陪伴着一个不幸的女孩儿。我心中的罪恶感决定了我一生不能获得完美的幸福，否则我会遭到报应的。那个冰雪之夜，我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埋下了一枚地雷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爆炸。我的事业越是成功，我的恐惧感也就越强烈。

终于，韩有发出现了，那枚地雷爆炸了！

韩有发毁了我与母亲的协定！

韩有发不仁不义！

李达军写到此处停了笔，缓缓地舒了一口气，又拿出打火机把写完的文稿烧掉了。

五

其实，韩有发并没有刻意去寻找李达军。他从李达军母亲手里接过8万元钱的时候发过誓：从此再也不会找李家的人，如有违约，不得好死！

对于取得这笔不义之财，韩有发没有任何的罪恶感。他的道德观

基本上来自小镇地摊上出售的三国演义之类的连环书画中。他用李家给的钱开了家汽车修理店，失败了；又盘来一家烟纸杂货店营生，却被村长老婆开的小超市挤垮了。他像是与灾星交了朋友，做什么都是倒运的。钱用尽了，韩有发落魄得给人拉板车、喂猪食糊口。前几年死了老婆，无儿无女的他卖了家当跟人来上海，遇到一个丁姓同乡骗子，这同乡混世经验大胜于韩有发，骗光了他所有的钱后跑了。幸亏一个捡破烂的老婆婆给了他一个遮身处，又教他拾荒营生法。从此韩有发的生存意义就变得简单明了：走遍大上海，去找到那个丁骗子——打断他的腿，让他跪着爬回家乡去！

结果呢，他在茫茫人海中竟发现了李达军。一个大热天，韩有发躲进一个会场求凉，想再顺便捡些空罐、空瓶回去。会议讲的是医学普及知识，演讲者好像是在教人们如何去挑食、如何把美味的食物统统搞成药物吃。韩有发心里冷笑着朝台上的演讲者看，一看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千真万确，那人就是李达军！再看前台左侧有块黑板，上面写着李达军的头衔——他真的发达了！

散会后韩有发有意去李达军的眼前晃了几圈，可李达军没有认出他来。韩有发心头慌乱就觉得有尿意。厕所里他在一方小镜中审视自己，叹道：瘦成个鬼样，谁还能认出自己哟！想一想，自己和李达军除了那夜晚的记忆以外还有什么连接点……突然他想起一物来，便撒腿一口气跑回到了自己的住处。

韩有发喘着气问拾荒老太：“我给你的那条围巾呢？还我！”

老太揭开板床上的草席，韩有发见老太用薄布包了围巾平铺在板床上。

“还我。”

“你不是把它送了我吗？你要，就还你。我本来想过些天把围巾拆了给我孙女打一顶白帽子、再打一副红手套的，过年回家乡好送她。”老太有点不甘心地把围巾递给韩有发，又添了一句：“这是上等毛线

呢，手摸上去软得很呢。”

就因为这围巾是上等毛线打成的，韩有发舍不得让它烂在坟地里，便顺手取来塞进了自己的大衣里，几次搬家迁移也没扔了它。在上海，老太救了自己的难，想谢恩却身无分文，也无一件值钱的东西，韩有发就把这条有点气派的围巾送给了老太。

得了围巾，韩有发又对枕边的一个放衣服、旧书的蛇皮袋掏摸了一番，找出一张纸片来，看了一眼上面的字，欣喜地对老太打着京腔道：“老天成全我也。”

韩有发说，他会给老太孙女买米老鼠牌子的帽子、手套，让她过年带到乡下去。老太便问他是不是找到了丁骗子？他摇摇头，说：“你不懂得的，中国有句说李子和桃子的成语，说有人要找一粒李子，却偏偏拾到了一颗桃子。”老太说：“我怎的就不懂了？桃子比李子大，桃子比李子汁水多又甜！这人得了便宜了呗！”韩有发听后捧着肚子笑。

多年来不幸、屈辱的生活经历把韩有发变成了一条蛇，它咝咝地吞吐着细舌，瞬时咬住了猎物李达军。

六

朝阳医院的不远处有家四川饭店。四川人开的，恪守正宗川味，不做时兴菜，有学问的李院长就喜欢这样的店。经他推荐，朝阳医院的医生护士、连热爱院长的病家，也常常来光顾。

老板娘心细而伶俐，她留意到近半年来每月一日，院长必带他叔叔来店午餐。所以她总给他们留下一个朝南的小包房，在窗台上放一竹制花瓶并插上当天买来的一束鲜花，以迎合院长的雅兴。院长过了正午来，畏首缩身的叔叔跟在院长高大的身背后，就像是院长的一条身影子。从不见叔叔点菜，只由院长吩咐做几个高价菜送上。只是老板娘不会知晓，离开饭店时李家叔叔的挎包里必多了一个装着

一叠现金的信封。

朝阳医院护士长叫黄雪梅，她知道每到月底月初李院长的脾气就会变坏，他为自己开了安眠药和胃药的方子让她去药房领药。

院长和他叔叔出去吃饭前吞了胃药。黄雪梅想，那个被叫作“叔叔”的人早晚是个麻烦。黄雪梅和院长年龄相仿，同乡，未婚。她跟随院长十多年，是他的护士长、秘书和精神上的情人。和无才多德的李夫人不同，她立身于社会、职场上，练得浑身都是灵敏的触觉，就像一条章鱼。

那一天，李院长从四川饭店回来，对她说：“中秋节放假，让全体员工去浙西二日游，作为福利，费用由院方出。”李院长说他留守医院，黄雪花不迟疑，道：“我跟院长……”

院长回家时，穿过门房处对门卫老蒋说：“辛苦几年了，这次一定去参加旅游哟，门呢，就由我管了。”

老蒋一感动就哽了喉咙、急红了脸，说不出道谢的话来。黄雪梅见此情景，愈觉得心中郁闷难解，她望望天空，有几片乌云浮动，渐渐地浮移至医院上空。她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。

她为李院长担忧，这几天就有意无意地跟在他身后。她见他进了神经科，向神经科主任讲手上神经障碍的情况和经过。

神经科主任说院长患的是腱鞘炎。主任对此病作了介绍：“腱鞘炎的‘鞘’字，就是剑藏于鞘的‘鞘’字，手指的神经为剑，神经外有薄膜样的东西包裹着，这薄膜样的东西就是鞘了。剑与鞘之间有空隙才能出入自由，对吧？手的神经与薄膜间也有空隙在，它使手能灵活地伸屈。院长的手呢，因为炎症使薄膜增厚，把神经周围的空间给堵死了，手神经就不听脑的指挥了。”

李院长笑道：“你这个了不起，有演讲的才能。比喻用得极妙，让人听了就理解。”

大家附和着笑，这么夸张地哄笑着把隔壁护士休息室的护士们引